

ZHONGWAI MINGJIA WEIXING XIAOSHUO DAZHAN

江曾培 序

中外名家微型小说 大展

《小说界》编辑部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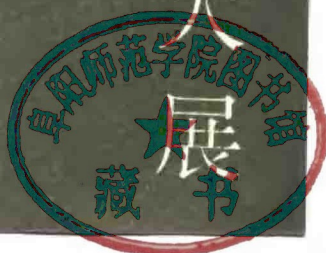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外名家微型小说大展



《世界》编辑部选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徐如麒
装 帧：陆震伟
插 图：蒋 峻

中外名家微型小说大展

《小说界》编辑部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溧水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0.75 插页4 字数210,000

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500册

ISBN7-5321-0207-6/I·162 定价：3.15元

序

江曾培

最近,我在一篇文章中,对我国微型小说的发展轨迹,有过一段简单的描述:

微型小说并非“舶来品”,而是“古已有之”。不过,应该承认,较之外国,我国这一文学品种在现代是比较冷落的。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,才显出崛起之势。这与社会发展加速,生活节奏加快,以及人们审美意识变化密切相关。一句话,是时代的使然。因此,当《小说界》于1981年首倡微型小说以后,“一枝红杏”很快地化为“满园春色”。据不完全统计,现在经常发表微型小说(小小说)的报纸刊物有400余家。还有专门刊登微型作品的刊物两家,微型小说选刊两家。已经出版的微型小说的选本、作品评讲集达几十种,不少选本一版再版,国外也有了我国微型小说的选本。但是,不可否认,较之小说家族中的长篇、中篇和短篇来说,微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,毕竟还是势单力薄,根不深、叶不茂的。写作微型小说的作者虽然很多,每当有关报刊举办微型小说征文或大赛,应征的作品总是象潮水似地涌向编辑部,但绝大多数是习作,出众的作品甚少,且多系兴之所致的“匆匆过客”,今天写了,明天就不再写了。一些著名作家虽有涉足微型小说的,也往往是“逢场作戏”,缺乏应有的专心。而一种文学品种,如果没有相应的“专业”队伍,没有那么一些人,为它朝思暮想,鞠躬尽瘁,是难于形成自己的力量与独立品格的。

这段话，主要有这样三层意思：一是当前微型小说的发展形势喜人；二是微型小说数量和质量的发展不尽平衡，出众之作不多；三是微型小说大的突破，有赖造就自己的“专家”与名家。对后一点，我以为值得引起足够的重视。正是适应这一需要，《小说界》同仁特意编辑了《中外名家微型小说大展》(以下简称《大展》)，想向文学界和一切关心文学的同志展示：一，在中外文学史上，名家写微型小说的并不少，虽然其中不少名家并非专写微型小说，但主要因微型小说而著名的也有，如日本的星新一，匈牙利的厄尔凯尼，以及我国的蒲松龄等，还有俄国的契诃夫、美国的欧·亨利等人，被称为短篇小说的圣手，实际上他们的作品中有一些篇目属微型小说。二，这些名家的名作，分别代表着它们当时当地的微型小说水平。它们是微型小说的脊梁，支撑着小说“四大家族”中的微型一“族”。微型一“族”品格与地位的提高，主要依靠它们来推动。三，名家的名作中，蕴含着丰富的微型小说创作经验。目前微型小说的理论研究薄弱，并不是因为缺乏对象研究，“英雄无用武之地”，而是重视不够，没有积极地去“用武”。有志者需加紧从中探宝，进一步摸索总结出微型小说的创作规律，以启今人、后人。

自然，《大展》除为了展示这一需要重视名家名作的意图以外，它本身则是为广大读者、作者、研究者提供一册品赏、借鉴、研究微型小说的好选本。它精选的100篇作品，从时间上说，上溯公元三、四世纪，下适当今。从地域上看，囊括世界5大洲28个国家和地区。法、英、德、

奥、俄、苏、美、日以及印度、哥伦比亚等有较大文学影响的国家，都有作品入选。我国的作品虽然只有18篇，但既有古典的，也有现、当代的；既有大陆的，也有台湾的，还有香港的。作家计90人，有雨果、托尔斯泰、鲁迅等被称为“巨匠”的作家；有泰戈尔、帕尔·拉格奎斯特、海明威、斯坦贝克、辛格、川端康成、海因里希·伯尔、马尔克斯等获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作家；有现实主义、浪漫主义、现代主义等不同流派的作家。尽管选本总是“挂一漏万”，即使是《大展》，也难于求全，但由于它选得精粹，选得适当，做到了“以一当十”，以一百当千万，它就是“不全之全”，成为“大展”了。通过这样的“大展”，我们相信，会有助于人们进一步具体领会微型小说的魅力所在，有助于促进当前微型小说创作质量的提高，有助于微型小说的“专家”、名家的产生。

《大展》中作品的魅力与质量，最耀眼的一点，是有一种风格在。我们知道，能否形成特定的风格，能否在作品的风采、情调、韵味等方面有独创性的呈现，是一个作家成熟与否的标志，也是一个作品成熟与否的标志。这点，微型小说的作者与作品也不例外。人们常说微型小说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”。这个“五脏”不仅是人物、情节、结构、语言等等文学因素，而且应该包括作家的品格、风度、才华、学识在作品中所综合表现出来的风格。科学地说，风格还高于“五脏”，它是“麻雀”的“灵魂”。可这点，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。在当前林林总总的微型小说中，人们所以感到

质量不高，就因为有个性有独创有风格的作品太少，雷同的、“太路的”、平庸的作品过多。所谓“好的作品不一样，不好的作品都一样”。《大展》集中展示的名家名作，以摇曳多姿的不同个性色彩，雄辩地表明微型小说的生命，也在于具有独创性的风格。且试举几例：

先看看星新一的作品。他被称为“日本超短篇小说之神”。他是当代最有影响的微型小说“专家”、名家。这固然与他创作的微型小说数量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有关，但主要还是因为他的作品有质量，有独特的个性。他敏锐地从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中取材，揭露和批判日本资本主义的痼疾与丑陋，“用解剖刀切裂现代文明的患部”。在表现手法上，或以大胆的想象与夸张，将丑恶与痼疾加以廓大，惊人耳目；或迳直采用科学幻想的形式，“在放大镜上再加上一面哈哈镜”，使丑恶的东西显得更加荒唐可笑、可憎。《某君恋爱小史》揭露资本主义的畸形爱情，竟奇特地虚构出当代一种“最尖端的职业”——调查丈夫爱情是否专一的“妻子委托人”。这种“职业”在现实生活中也许还子虚乌有，但这种放纵的夸张，更加辛辣地讽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奇形怪状。《波可小姐》是星新一的成名作，它则借助于科幻形式，将集众美于一身的美貌与冷若冰霜的冷漠形成对比，使人感到波可小姐在诱人神往的同时也使人害怕。这里，女机器人波可小姐，实际上是现代化技术文明的一种象征，作者忧虑现代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会破坏美好的人性、人情。这一现代忧患意识，即担心人类面临着自己创造了物却为物所奴役的悲剧，在星新一后来的许多作品中，

有着进一步的表露。由此把呈新一的作品划入现代派，也是可以的。但他与西方某些“无情节”的晦涩难读的现代派作品不同，特别具有情节的生动性，在微型的尺幅里，也能悬念迭起，一波三折。《某君恋爱小史》结尾的陡转，足令读者惊喜。这点，实在值得我们借鉴、借重。

《光荣的事情》与《我所发现的生活》，为幽默大师马克·吐温所写。这两篇微型小说也真是充满着马克·吐温式的幽默，不仅内容是幽默的，语言也充满着幽默感。鲁迅称马克·吐温“在幽默中又含着哀怨，含着讽刺”，这在《我所发现的生活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。主人公“我”得到银行家垂青的梦想在现实中被粉碎以后，对他所“发现生活”、所发现的严酷社会现实，正是哀怨、讽刺与幽默交织在一起。不过，《光荣的事情》一文，虽然对那位买狗的密尔将军来说，幽默中杂有讽刺，但全文的基调，则是幽默中蕴含歌颂，歌颂那种“决不会用来路不明的钱”的高尚品质。这，也正可以体现马克·吐温多方面的幽默天才。他的作品经他特有的幽默风格点染，就再不会与别人的重复、混淆。

《最大胆的梦想也是可以实现的！》与《有什么新鲜事吗？》的作者厄尔凯尼，是匈牙利著名作家，他后期专门献身微型小说，卓有声誉，被称为“怪诞形式在匈牙利的倡导者”。他善以怪诞夸张的描写，讽喻人间的种种荒谬。《有什么新鲜事吗？》让一个死了100多年的女人从墓穴里复活，当她得知世上“什么新鲜事也没有”，连吃的水都有味道，于是又回到原来的土坑中去了。荒诞不经的故事蕴含着对停滞不前、暮气沉沉的社会的强烈讥讽。《最大胆

的梦想也是可以实现的!》的构思也很奇特,它让12只3条腿的狗来拉每小时可开150公里的汽车,10天只走了120公里。追求这种“梦想”,实际是在开历史的倒车,可有人正津津乐道地称它为一种“大胆的梦想”呢!仔细品尝,厄尔凯尼的怪诞中含有深深的意味。

《雨伞》,犹如一则玲珑剔透的艺术微雕,令观赏者欲醉。作者川端康成是日本文学史上新感觉派的重要代表,强调作家要追求新的感觉和对事物新的感受方法。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,就因为他拥有“非凡的敏锐”。这,当然突出表现在他的《伊豆的舞女》和《雷同》等名篇中。《雨伞》也鲜明地体现着这一风格。“雾一般蒙蒙的春雨,虽湿不透全身,但沾在皮肤上,还能觉出湿润来。”这是作者感觉的纤细。“小伙子把扶在椅子靠背上的手指轻轻地碰着姑娘的外套,通过手指感觉到她那微热的体温……”这是主人公纤细的感觉。通篇正是由作者和主人公这样双重的纤细感觉,瞬息间的纤细感觉,组成一幅可感的、立体的、流动的、富有生命力的生活画面。这其中,作者所要宣泄的,是男女青年间的感情波澜。开始,小伙子在雨中将伞遮在姑娘的头顶,“姑娘也很想一只手凑上去拿伞,但不知怎么的,却偏偏做出了要逃出伞外的样子。”这里流露的是羞涩之情。后来从照相馆出来,小伙子找他的雨伞,却意外发现,“伞已经被先出门的姑娘拿在手里了”。这里暗示的,则是一片亲密之情。由羞涩到亲密,《雨伞》通过捕捉感觉,脉络清楚地展示了男女主人公的一片纯情,展示了唯美主义者川端康成所一贯追求的艺术特色。

《法律门前》的作者卡夫卡，作为表现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，常以象征的手法表示抽象的真理，用现实的手法描写非现实的事件。人所共知的《变形记》，写人在一夜间变成了甲虫，是荒诞与虚妄的，但它对主人公灾难感、孤独感的描绘，却又是十分真实的。《法律门前》沿袭着这一风格。一个乡下人想入法律之门，尽管门敞开着，门卫却阻止他进去，让他在一只小矮凳上坐等，“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”，直等到“老眼昏花”，“生命垂危”，也不得其门而入。就这一情节来说，也是虚妄和荒诞的，但它正由此强化与凸现了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那种“衙门八字开，无钱莫进来”的现象，较之一般的常规描写，具有更大的艺术震撼力。同时，由于它的假定性，还可以给读者带来其他的象征意味。如果把那位乡下人抽象为一般的人，那么，那座“法律门”则可以抽象为真理所在，这样，读者可以得到这样一种暗示：真理虽有，但有门难进，人们坐等，却永远可望而不可即。这点，与荒诞派作家贝克特的《等待戈多》所蕴藉的哲理有其相通、相同处，但它的具体表现方法，不象《等待戈多》那样怪诞、晦涩，而是相当真切、清晰。卢卡契说过：“卡夫卡作品整体上的荒谬和荒诞，是以细节描写的现实主义基础为前提的。”《法律门前》以及《骑木桶的人》，明显地打着卡夫卡这一印记。

《桥畔的老人》呈现着海明威的艺术风格。海明威因“精通于叙事艺术”于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，代表作是《老人与海》，剖析它可以看出：一是叙述语言简洁凝练，行文清晰流畅；二是画面清新，情景交融；三是着意刻画人物内

心世界，意蕴深厚。《桥畔的老人》的叙述也是极其精炼的，尤其是对话，真是简洁得象“电报式”，但并不干瘪，相反，掺和着感情的浓汁，透露着“老人”心灵的波涛。作品开端所勾勒的一个满身尘土、筋疲力尽的老人，坐在蜂拥争渡的桥畔的画面，寥寥数语的白描，有景有情，其景为战乱之景，其情为老人的孤独与痛苦之情。接下去老人与负责侦察敌情的士兵的对话，虽只围绕着几只家畜的命运展开，但正因为连相依为命的几只家畜也难于在战火中保存，就更为有力地表达了老人失去生活中最后慰藉的深沉悲哀。作品结尾写道：“猫儿会照管自己，飞机没有上天，这就是那位老人能碰上的全部好运了。”人在战争中的“全部好运”就是这么可怜的一点点，可见战争是怎样摧残着人们的幸福与安宁。《桥畔的老人》无疑是一篇反战的檄文。在一个寻常的生活故事中，蕴含着强烈的社会的哲理的意义，这与《老人与海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当然，两个作品都以孤独的老人作主人公，只能认为是一种巧合。

《20年以后》的作者欧·亨利，是美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创始人。他构思巧妙，故事的结局往往奇峰突起，出人意料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“欧·亨利手法”。《20年以后》开始描写鲍勃按20年前约定好的时间、地点，去会要好的朋友吉米，故事平平的发展着，使你觉得不会有什么惊人的东西出现，可实际上是欲奇故平，欲擒故纵，把要紧的东西紧紧地裹藏着，到了结尾，“包袱”一旦打开，使人惊奇不止，拍案叫绝，显出一条漂亮的有力的“豹尾”。

《模特儿》、《方向错误》这样风味的作品，我国目前尚

少有创作。其作者罗布-格里耶是法国新小说派的重要代表。这派作家反对塑造人物、构思情节的传统的现实主义写法，要把小说从人物中解脱出来，以物来取代人的地位。罗布-格里耶这两篇作品都是描写物的。前者对咖啡壶的材质、形状、位置、光泽的描写，极为细致，是相当著名的。后者写森林与水面在光线变化下的不同景色，也颇为精巧。作者所以这样热衷于描写物，自然寄寓着他的现代社会被物所充斥的哲理，人淹没在物的世界中了。对此，我们难于认同，而且，那种无情节、无人物，沉醉于对物的繁琐描绘的艺术手法，也难于引起我们的审美兴趣。不过，作为一种风格、流派，它也以别具一格的独特性，赢得了存在的权利。经过“咀嚼”，它对我们也不是一点也没有借鉴的价值的。

以上列举了8位外国作家的微型小说的风格特征，现在需要讲一讲我国作家的作品了。王蒙《雄辩症》所表露的那种机智、敏感与智慧，正是王蒙所长。熟悉当代作家的读者读了《雄辩症》，不看作者署名，也能猜到作者是谁。台湾的杨逵，铁骨铮铮，被誉为“压不扁的玫瑰花”。《玫瑰花》文如其人，再现了他一贯的现实主义精神与爱国主义情怀。香港刘以鬯的《打错了》，以一件车祸事故反映了偶然性在人生命运中的作用，体现了一种善于通过客观物象表露主观理念的風格。

应该说，作家拥有风格，是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滋生出一种稳定性的反复出现的独创品质，因而需要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逐步形成。名家一般都经过这一历程。写了一些

有独创风格的作品，如果还缺乏应有的反复性、稳定性，那并不能认为就已经形成了风格，而只能说风格正在形成中。我国当前出现的一些优秀的微型小说作者，如第一个出版了微型小说个人专集《太阳鸟》的邓开善，正处于这一阶段，希望他们加强向名家名作学习，早一点形成自己的风格。雨果说：“未来仅仅属于拥有风格的人。”微型小说的“未来”，则寄望于“拥有风格”的作者不断地产生。

《大展》中的作品千姿百态，风格各异，但就微型小说的创作规律来说，它们却又异中有同。日本一位文学评论家论述星新一的微型小说有三要素：一，新颖的想象；二，完整的结构；三，意外的结尾。《大展》中的众多名作，印证了这一分析有其普遍意义。

第一，优秀的微型小说，都有不寻常的“新颖的想象”。这不仅因为一般的“文贵创新”，而且由于微型小说篇幅微小，特别难容陈词滥调，“若无新变”，则难有活力。因此，名家在选材中，首先表现出一种独特的视角。象斯特林堡的《半张纸》，用几个电话号码展示几幅生活画面，反映了主人公充满悲欢离合的两年生涯，构思极为别致。杜姆巴泽的《预演》，从孩子玩“爸爸和妈妈的游戏中”，生动地“演”出了苏联当前某些夫妇关系中的丑剧、闹剧，并“预”示它会传染给下一代，视线也出于一般人的想象之外。《阿庆基“造反”》写的是一次罢工骚乱事件，一个大的题材，作者本蒂·韩佩却从小处着手，以坐在街头板凳上的旁观者阿庆基的被捕遭遇来反映它，深刻地表明了“世界上从来就

没有为旁观者准备的板凳”，这样以小见大，可谓慧眼独具。比较之下，卡拉迦列的《罗马尼亚的大地主》，也是描写阶级斗争的大题材，但它正面展开农民与地主、官僚的冲突，缺乏独特的角度，新意显得不足。

“新颖的想象”，还表现在善于夸张、夸饰，造成强烈而鲜明的色彩，凸现自己所要表现的。威廉·科贝特的《十全十美的丈夫》，写一个新婚的丈夫，为了防止犬吠声打扰妻子夏夜的清梦，通宵不停地在门外赶狗。这本来已够显示这位丈夫的“鞠躬尽瘁”精神了，但科贝特不以此为满足，进一步虚构了一个情节：丈夫担心鞋子的声音也会惊扰妻子，竟赤着双脚来来去去地走着，被烈日烤热的路面烫得他的赤脚够呛，他却心满意足。这样一夸张，这位丈夫“十全十美”的品性更跃然纸上。我国有过一部《模范丈夫》电影，其篇幅与内容较这个400多字的作品大多了，那位丈夫的“模范”行为也要多得多，但这位“十全十美的丈夫”给人的印象却更深，更令人难忘，就因为它拥有更为“新颖的想象”。有些微型小说更由现实的想象走向非现实的幻想，象星新一的不少作品那样，在放大镜上再加上哈哈镜、幻化镜，从而在极小的篇幅中，“通过幻觉产生一个更高于真实的假象”（歌德语）。海因利希·施珀尔的《耐心等待》，以幻化出那个神秘的钮扣为契机敷衍故事，大大增强了艺术吸引力。蒲松龄的《促织》与《聊斋志异》中的众多作品，更以“驰想天外，幻迹人区”而驰名。列宁不止一次地说过：“应当幻想！”“幻想是极其可贵的品质。”对从事微型作品创作的人来说，更需依赖想象、幻想的翅膀，打破有限篇幅

的束缚，以有限折射出无限来。微型小说中有相当多的寓言式、童话式的作品，并非偶然。当然，幻想与想象需要扎根现实，新颖别致，才能赢得击节赞赏。

“新颖的想象”，还包括立意的出新，在意蕴上有新的发现。这是作品的内核与灵魂。微型小说虽“微”，也要象莫泊桑要求文艺创作那样，不仅“给我们讲述一个故事，娱乐我们或感动我们”，而要诱发我们思索，来理解蕴含在事件中的深刻意义”。其意义要深刻，首先是意义要出新。不人云亦云。无所创见的东西，是谈不上深刻的。伯尔的《优哉游哉》中，那位时髦的游客为正在码头上闭目养神的寒伧渔夫设计的发家故事：每天多捕几次鱼，卖鱼得钱，买一台发动机，得更多钱，买一条船，两条机动渔船，建一座冷藏库，一座熏鱼厂，一座海鱼腌制厂，再开一间鱼餐馆，以至可以驾驶自己的直升飞机，在空中指挥捕鱼……这与我国流传的“一个鸡蛋的家当”，即用蛋孵鸡，鸡又生蛋，用鸡卖钱，钱买母牛，母牛繁殖，卖牛得钱，用钱放债……极为相似。如果伯尔表现的仅仅是这些，这篇作品实在也没有多少可以恭维。可贵的是渔夫最后问游客：“然后又怎样呢？”游客说：“然后，您就可以悠哉游哉地坐在码头上，在阳光下闭目养神……”渔夫说：“可是，现在我已经这样做了，我本来就悠哉游哉地在码头上闭目养神。”这里，就有一种有别于“一个鸡蛋的家当”内蕴的新颖思想流泻，它不是讽刺空想，而是赞扬知足常乐，虽然对这一人生哲理我们不一定苟同，但这一异于常人想象的思想发现，令人有一种惊喜感。阿·托尔斯泰说：“艺术——这是思想所引

起的喜悦。”《优哉游哉》表现了这一点。

第二，优秀的微型小说，有着完整的结构。有同志以为微型小说篇幅微小，结构问题不象大型作品那样重要，或者说，不难解决。实际不然。我在《微型小说初论》中说过：“微型小说，如同园林中那些微型盆景一样，虽不及手掌之大，但它容纳的并不是分散的、零乱的景色，相反，它更精心于布局，在不大的空间里，做到主次分明，比例恰当，疏密有致，虚实相间，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完整的艺术品。”专门论述过小小说创作的阿·托尔斯泰，特别指出要研究小小说的结构，“使作品成为一个完整的东西”。当然，微型小说的结构，有它本身的特点，这就是要求单纯和简练。

怎样做到单纯和简练呢？我也曾说过，由于微型小说“只取生活的一个片断、一个镜头，在结构上可以有头无尾，可以有尾无头，也可以无头无尾，只取腰的一段。”这就是说，微型小说的完整性，不要求它“有头有尾有情节”，主要体现在内部的那些虚实、疏密、主次、起伏、浓淡、断续的辩证关系上。根据《大展》中的作品来看，好的微型小说在结构上当然是一种有机的内在联系，但一般也都还是“有头有尾有情节”的整体。它的单纯和简练，不在于有头无尾，或有尾无头，而是如亚里斯多德所指出的那样，“头本身不是必然要从另一件东西来”，“尾之后就不再有什么东西”。也就是说，除身之外，它的头、尾也是有的，只是十分精粹，也许只是一个动作、一个信号，不象大型作品那样有来龙去脉，有枝蔓横生。也因为如此，它仍有

着小说体裁所需要的情节，但不是那种由众多事件组成的复杂情节，而是由一个具体事件构成的单一情节。象《桥畔的老人》、《干船坞》、《优哉游哉》、《雨伞》、《找帽子》、《不鼓掌的人》、《法律门前》等等作品，构成的事件都是单一的，都是对由一个矛盾冲突引起的、具有因果关系事件的有头有尾的完整叙述。自然，也有些作品，象《聊天》中所涉及的具体冲突不止一个，女主人公先后受到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奚落，如果一一正面展开，可以生发成几个事件，由于作者是用“青年人讨厌老年人”这一思想线贯串，特别是用对话的形式，把这几件事有机地融化在一起，成了一件事，从而既保持了微型小说的情节单一性，又丰富了单一情节的内涵。这是一个值得发扬的经验。

微型小说情节的单一，只要充分发挥“以小见大”“以少胜多”的特长，其审美功能不一定弱于某些情节复杂的大型作品。为此，在结构上要善于运用艺术的“空白”，造成“不写之写”，“不全之全”。中国画有一个高妙的艺术手法，叫做“计白当黑”。南宋画家马远画山，常画山一角，画水，常画水一涯。他的名作《寒江独钓图》，只画了一叶扁舟漂浮在水面，一个渔翁在船上独坐垂钓，四周除了寥寥几笔的微波，一片空白。这就是“计白当黑”，用这一大片空白更有力地衬托出江面上那种空旷渺漠、寒意萧条的气氛，从而更集中地刻画出渔翁的凝神贯注的神气，并为欣赏者提供了一种广阔的意境。凡优秀的微型小说，也都是善于运用这种“计白当黑”、虚实相生的手法，造成“神龙见首不见尾”的似断实连的情节，为读者留下驰骋想象